

皇明世說新語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四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賞譽

劉誠意舉進士丞高安揭傒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游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無

有知者惟西蜀趙天澤曰此隆中諸葛也

胡閏嘗題竹詩于吳芮祠壁間 太祖征僞漢見之

深加嘆異陰記其姓名後以薦至闕 上識之曰

此題詩鄱陽廟者也

陶安在翰林 高皇賜一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

苑文章第一家

桂彥良侍 高皇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

師也又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

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陞不始卿

太祖破漢班師論功行賞製鑲金字牌八字賜廉

忠等曰班超群帥知邁雄師

劉基二子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真  
伯溫有子矣

方孝孺爲蜀府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尙獻主聞  
其賢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時勉

李忠文爲大司成諸生頌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

蘓守况鍾知鄒亮名將薦用有毀之者揭匿名書于  
府門况見之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卽  
日具疏上試授吏部司務

薛文清論陳祚勁節苦心如金夏百鍊訖無改色  
蘓守况善欲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

謂名可聞而不可見也

此字大難

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

或問陳克菴羅一峯于王浚川浚川曰克菴節行振

世一峯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克菴克之仁爲  
已任死而後已者乎由一峯見之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乎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二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  
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介慎二也歷官  
四十載僅得張准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李文達薦年富爲大司徒上曰左右多不悅富者  
賢對曰不悅衆正見其賢

謝方石憫方正學殞身滅族收其遺文梓行于世蔡  
虛齋曰遜志一編乃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  
者一旦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劉大夏謂太監李榮曰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  
在厥前說卿好官某與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如  
此某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孫安請陳茂烈隱衷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  
在黃憲管寧之右

石文隱爲諸生時與兄戶部東滹公俱有文名李文  
正每日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芳乎  
薛文清年十五隨父任滎陽教諭大叅陳宗問行屬  
至滎陽見文清文卽大嘉賞曰才雄氣廣他日祿  
位不早非余儕備員竊祿者比

邵二泉云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大  
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統于肅愍建社稷大功皆願  
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劉閣老健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十年當其時  
只養得一箇韓貫道者

丘文莊不屑一世每稱蔡介夫學醇行潔可方古人  
王鏊少游京師吏侍葉盛奇其文時冢宰王翱新逝  
盛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

楊性吳人早有方畝從楊廉夫遊廉夫以鍊笛道人  
爲號故自爲老鍊人遂以小鍊稱性

雍都憲泰宦轍所至轍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

胡世寧薦詹事霍誥云薦賢如不及論事嘗有餘  
忠勁節近世鮮儷

孝宗諭劉大夏戴珊曰朝覲避嫌文臣有閉戶不與  
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通賄

李文達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同  
事者欲擬侍郎公曰吾以書薦改擬侍郎則自  
歎不信矣竟擬尚書

謝一夔初從尹鳳岐游尹語人曰謝君他日所造吾

不及也吾于文字間卜之矣後果大魁

崔莊敏恭未任吏部卽以甄別人才爲已任如翰林  
彭教李傑張元禎皆閣皆公品題于未過一無所  
失人謂公有藻鑑鈞衡之具

王翺爲石亭所短休致得旨李賢力贊遂畱之翺殊  
不樂賢曰所以畱者非爲公爲朝廷也

錢大叅出帑金檄廣文徐聰賑荒或問錢奚捨縣而  
任學也錢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

景泰間御史練綱許持羣臣短長不少假借歐陽廉  
長于吏牘精敏過人時人語曰練綱口歐陽手

李文正謝文正劉文靖三人同心輔政時人語曰李  
公謀劉公斷謝公充侃侃

程信爲進士時以事詣內閣楊文定見而奇之與論  
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  
何孟春嘗遊李文正之門文正亟稱曰子當表吾楚  
董中峯擇壻徧視里中見無當意者甬川尚書過中

峯曰富貴所不可知卽欲芝草琅玕陳東殆其人  
乎乃艤舟江上呼陳視之面如玉澤睛如黑漆知  
非閭閻嬰覓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立索及莊周  
呂覽言則滾滾對試之詞賦食頃輒辦語盡玄秘  
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親爲期日而遣之

馬理爲考功考察外官時臨潁內閣樂安冢宰各挾  
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曰魏校唐  
龍蕭鳴鳳卽今有數人物欲考此三人請先考理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辨符檄劉誠  
意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

閻濯溪蜀人爲御史風裁凜然縉紳皆稱爲千尋劍

閣

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宸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  
七且曰濠必成功屹屹不懼獨王晉溪一人

方良求劾奏朱寧其友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姦  
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秦金論邵文莊家稱孝子國稱名臣世稱醇儒傑然  
爲天地間完德君子

楊文恪廉稱章文懿收四海天涯之學膺五福無疆  
之年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  
異論之伯恭

御史曹璘稱王信脊梁鏤硬心腸木枯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卽之不知公貴卑  
者卽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賢且智非

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凜然不可犯也

吳文定試久不售以貢入太學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

禮書席書薦陽明石淙二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

薛應旂曰劉忠宣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至如司馬光真先民遺軌



羅欽順服除復起爲禮書改冢宰皆力辭致仕識者  
謂其辭冢宰一節真有鳳凰千仞之意

嘉靖間刑部重獄不決四事 上命梁材署部篆且

爲勘理居數日四事俱得其情 上喜謂中官張

佐曰得尚書十二員如材者朕無憂矣

林見素稱文衡山峻節孤風使人傾懷注臆有不可  
及之嘆

王元美稱中山王之賢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

而爲一者

王世貞曰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  
在樞也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  
天下望而思其澤

韓文卒謚議公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  
不弛于學

常熟錢昕爲方伯魚侃爲郡守俱以廉聞錢有父產  
王吏部嘗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徐文貞稱陸邋曰陸公學則爲已不爲人仕則爲人不爲已

霍文敏與孫文簡談夜分不倦嘗曰與他人語苦欠伸思睡至與毅齋坐雖沉醉中不覺洒然醒矣

王龍溪語陸平泉曰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

胡雲令松陽爲分巡胡有恒所知嘗謂雲曰官如米衙如米我最其干清苦猶不及也

品藻

高皇問左師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安對曰  
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  
章溢葉琛 上然之

高皇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  
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  
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曰小犢將  
償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先生基曰臣

皇明世宗憲皇帝  
四十六  
疾惡太深又不柰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  
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耳

高皇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  
多讓又其次張孟兼

文廟嘗與解縉論寒義等十人縉各疏其下于義曰  
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于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于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碩義于鄭賜  
曰可爲君子頗短于才于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于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于陳瑛曰  
刻于用法好惡頗端于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  
恤于陳洽曰䟽通警敏亦不失正于方賓曰簿書  
之才馭僮之心旣奏 文廟授 仁宗曰李至剛  
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正統間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  
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  
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

皇明世宗皇帝  
丘文莊掌太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  
勉而綜理微密過之

三楊在內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西楊  
曰陳芳洲何如東楊指座曰芳洲不愁無此座但  
恐坐不安耳後果有茸州之行

彭幸齋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劉  
誠意宋潛溪至道學之傳斷自澠池曹月川始

陳白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孔賜林緝

熙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真卿惟洒落有壁立萬仞之志惟果決有真金百鍊之剛他日擔當斯道孔暘真卿而已

王維禎云楊石淙如龍王晉溪如虎龍在淵雷雨興馬虎在山草木茂焉人仰其爲祥亦駭其爲異

世論靈寶許氏父子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文簡弘而不毅

何椒丘云章恭毅恂恂和易與人語開口見肺肝人



明世說新語  
不知其剛也至臨大事決大議他人跼促若輶下  
駒公奮然爭之不以禍福顧慮此所爲恭毅也

天順間吏侍缺 上問李賢誰可任者賢曰無如禮

部二人 上問優劣賢曰鄒幹端謹規模稍狹姚  
夔表裏俱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

泰和劉伯川善觀人楊士奇陳孟潔徃候之因留款  
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孟潔有會待春風  
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之句士奇云不嫌寒氣

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  
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  
竒笑曰雖寒士當耐子當大用尚勉之後孟潔登  
第改翰吉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楊石淙爲關中學憲李西涯遺書曰今年榜張潛冠  
手石淙荅曰設無李夢陽張鳳翔二生潛不後矣  
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是老知人

胡端敏公薦林俊楊一清曰俊雖執古時俗或不之

喜然守正之節真宋璟也一清雖諧俗士論或不  
之歸然濟變之才真姚崇也

申相公當國衆推石星爲大司馬申曰其材第可坐  
鎮雅俗耳本兵非其所長公歸而石用大誤國事  
王荆石稱申瑤泉練達政務功表救時如姚元之密  
調宮府剪除城社如王孝先含茹黑白網羅群才  
如韓稚圭固根本別順逆以長策制虜如趙克國  
羅整菴品藻人才云超遷與久任相流通超于前自

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

林見素與諸名公交李康惠承勛問諸公所長所短  
林一一荅之李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  
林乃虛心請問李曰某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  
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恐亦在是

楊文襄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去分勞左右立  
盡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羅念菴曰爲  
天下用財不以私蓄卽比于一介不取可也

劉忠宣席上有譽威寧伯之才者公正色曰王世昌  
有如此聰明方畧阿附權宦以取功名名節旣壞  
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非不智而何

嶺南人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  
一字一墨爲驗因以輕重其人

楊月湖曰王虎谷王晉溪喬白巖稱晉中三傑說者  
謂虎谷廉靜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

尹旻司銓日有三舉子選除知縣邑不豫公曰吳以

縣令爲小官且須努力後三人皆不終其職

王陽明論舉薦人才不可不慎譬如養蠶但襍一爛蠶于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

李空同語楊遂菴曰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恭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想亦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盡耳

世論張文忠孚敬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于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短

史稱李文康時秉政四年雖無大匡弼而議論常在  
寬平天下稱爲長者

楊用修曰唐詩有極劣者宋人採入全唐詩話使觀  
者曰是亦唐詩一體譬之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  
者眇者羝者氲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  
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薛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太復癡豪不解李崆峒似何  
勝于李

李夢陽初爲戶曹怏怏不樂考滿日尚書佖鍾署其  
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

梅國禎讀焚書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與之有却只  
宜捧置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  
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何心隱以講學遨遊京師耿御史座上識故相張居  
正曰此人能操天下柄耿不以爲然何又曰分宜  
欲滅道學不能華亭欲興道學亦不能興滅者此



子也後果執大柄十餘年

張江陵初入館高新鄭器重之嘗曰他日當與公共  
成化理張曰若撥亂反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  
理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性稍急使余在左右  
效常弦似不無少助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端潔不輕接引王司寇鳳洲性  
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  
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規箴

宋文憲奉制詠鷹有自古戒禽荒之句 上曰卿可謂善諫矣

太祖與宋濂談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治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太傅病 帝忽至太傅自枕褥下出一劔示 帝曰戒之戒之若他人得以其心也自後功臣家不一至矣

成祖兵初入城楊文敏迎見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

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 殿下始入城先謁 陵

乎先入朝乎 成祖忻然曰非若言幾誤事矣

姑蘓錢片自守甚高郡守姚善聞其賢迎置上座請  
質經義片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  
時務而乃及此乃出一簡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  
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

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時 仁宗留守南京

文皇卽日遣親信夏原吉往迎之

仁宗在東宮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爲說講畢召問楊士奇曰于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含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 仁宗

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夏原吉扈駕巡邊

上因取公橐糗嘗之笑曰卿何

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

余肅敏子敏弟子寰舉進士肅敏教之曰人固貴剛不可

使人畏之如虎。

英宗朝甘肅缺總兵會推吳瑾王翱以爲不可。上

遽曰老王執拘王叩頭曰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

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中國乏人。

文淵閣在午門內學士每入以東西兩凳相對坐李

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可  
賢駁曰烏有居是官不正其位者耶時曰欲正坐  
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何如

張羅峰內閣病卒大宗伯霍渭崖徵祭文于呂涇野  
公不可霍乃手書羅峯十善送公公荅書云公才

如此倘不附私黨則一變爲正人有何不可

鄒來學由正郎改通叅猶不滿李文達曰誤矣才有  
餘位不足公論必以爲虧若才不足而得高位非

言明世言親言  
夫  
好消息也來學悔謝後歷顯秩愈覺斯言有驗

鄒志完切諫時事其友田承君曰願君無以此舉自  
滿士所當爲者尚不止此

大理出石屏官其地者每載以餽人有李邦伯者獨  
寓意于送行詩中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畱刻南  
中德政碑梅純稱之曰可謂德業相勸矣

汪循謂程篁墩若擺脫得勢利兩字當爲我朝第一  
等人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每客過必用鼓吹一執友來  
訪朝士問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何詩荅曰近誦  
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甚有味乃朗然誦曰圭齋  
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  
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大慚卽輟鼓吹

宣宗登萬歲山御廣寒殿召翰林儒臣入登覽都畿  
山川形勝上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豈  
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荒周之監也



錢塘一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王陽明往訪因喝  
之曰這和尙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  
甚麼僧驚起因問其家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僧曰  
不能不起念先生因指本性諭之僧尋還家

吳僧智及從廣智訢公學文同袍者呵曰子才俊爽  
若此不思負荷大法其作詩騷奴僕手無畫燈揭  
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智及噤不能答  
目不交睫者逾月忽見秋葉墜庭語然有省

呂柟爲講官至云元順帝廢學縱欲 太祖一舉而  
取之不可不深念或訝其太直公曰賈山借秦爲  
喻文帝尚能用之况 主上明聖不爲漢文者乎  
王陽明勦賊寄語揚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  
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

魏校蒼黃起亨云讀來書似猶以舊事芥蒂願開拓  
萬古心胸虛名在人間世僻猶閑雲在天浮漚在  
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

陳循當國纂修寰宇通志館中諸公日多不至乃命  
門吏揭不至者職名于東閣因揭一對云朝叅未  
到荷聖朝恩有覃時纂述不完柰志館書無成日  
建文親屬囚南城日誦佛 英宗隔垣聞之惻然及  
復辟諭張寧曰建文親屬吾欲釋之追復位號可  
乎寧頓首曰此天地之心也柰 太宗何不如釋  
而陰加厚賜庶爲兩得

英皇畱虜庭議迎復禮不決于戶龔遂榮獨投書內

閣高穀請從厚王直嘆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  
王恕召爲大冢宰至京鄒智往見曰老先生且勿受  
職先請見君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  
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

李西涯有一門生歸省兼告病西涯集同門諸人餞  
之卽席賦詩爲贈汪石潭詩先成內云千年芝草  
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共傳玩西涯獨將後  
一句抹去令改衆皆愕然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

二事今單說養病似偏衆請西涯續之卽援筆曰  
五色宮袍當彩衣衆嘆服

給事張寧欲以李秉爲兵書王竑掌內臺以奏草視  
李賢賢曰言官薦人但言其可用豈可預擬官職  
羅洪先喪居不廢講學羅僑責之曰講學未爲無補  
獨嫌于喪次夫取益于友不若取益于心恐索子  
者當于牝牡驪黃外矣

楊升菴謂逸少有經濟才爲書名所掩藝之爲累大

矣李思齋曰藝亦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况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偏矣

陸司寇卒御史行部不弔楊守陳欲警之于其來謁令闈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相候御史旋詣陸公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歸矣

歸安嚴鳳以孝友聞同邑施氏兄弟爭產其弟訴之鳳鳳輒蹙曰吾兄懦吾正苦之得如若兄力量可

世前未前  
盡奪吾田吾復何憂施感悟兄弟友愛終身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  
減門刺史平有父老對日間者士子多讀書某等  
只聞得豈翁君子民之父母縣令默然

賴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焉國  
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  
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或問其故守曰吾欲  
使後人割侍郎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

胡東洲督學兩浙有士子某者懲以夏楚明年述職  
至京其人已狀元及第設席款胡以哥窑盤盞行  
酒曰此器世所寶也俗眼不識耳胡曰此器脆薄  
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

李志學好談神仙然嗜醇甘耽姝麗李夢陽曰喧寂  
不共途動靜無竝驅子謂果有楊州鶴乎李曰根  
汗泥而挺清冷之上者蓮之所以神也夢陽曰汗  
泥不染者以其根蓮也子誠蓮則可非蓮則壞矣



聶大年云王抑菴冢宰求戴文進書十年不得何如  
移十年求書之心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

鄒東廓受知于劉野亭劉歸鄒送之劉曰子國器也  
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

劉忠爲南冢宰因司屬王主事肅之父家居素奢漸  
致貧乏乃遺金二十兩與肅奉親曰恐尊公奉養  
不悅汝欲曲意承之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邵康僖銳好箴規人梁儉菴遷觀察使公勉之曰大

心胸以集衆善。廣耳目以宣羣情。

舒國裳嘗謝馳恩。馳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舒將奏其作威友人。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舒謝曰。子督過是也。卽焚其草。

章拯。楓山之侄。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慙色。

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知己不宜多。朋友三。

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  
時于蕭愍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  
抑供專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

邵寶督學江西李西涯贈詩曰職在文章官在憲政  
宜嚴肅教宜寬邵語人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

清軍孔御史按嘉興里老多被箠楚死者楊繼宗爲  
知府入告曰爲治貴識體今公但當剔姦剔弊勸

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同事非憲體也

工侍某託闈改吏侍許進對衆面語之曰公年尚未  
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貫乃托斯人速化乎  
王虎谷爲祠部郎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  
度牒王晉溪問曰謂此可塞異端乎此輩苟且衣  
食尚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

天順初陳汝言言于上曰翰林官皆帶列衙門衙  
而本院學士乃無一人事體不便上召問冢宰

王九臯對曰學士之職不輕今已太多汝言折之  
曰唐有十八學士今何多也遂俱改學士

周文襄至崑山南登岸盛怒撻一人教授朱冕叱阜  
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公從之  
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  
人累盛德耳

邵文莊爲李西涯門生邵雖在臺閣李尤箴規切磋  
嘗批邵所作文後云予往時爲方石老彈射所告

迄今爲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否

喬白嚴轉南司馬其師楊文襄移書相規曰君勿以  
宦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永終令譽則予無似得  
托姓名于不朽矣

沈石田問都南濠近有何得意作南濠自誦節婦詩  
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有一字未穩  
禮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改燈字爲春字

劉瑾恨王陽明不置王度不免潛至閩中與一異人

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遂決策返

王守仁素善劉卷正劉謀逆守仁逼令用決其母喪  
暴露守仁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  
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于其母有儒生上書  
辨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守仁愧屈

曹棟言大臣體國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言官無  
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休休乃有言官之諤諤

楊宗喬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之幾不  
免偶見桂古山道其事桂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  
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林希元欲征安南張岳規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尊  
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

唐一菴遊湛其泉之門其泉嘗問此間好山水曾遊  
遍否古人遊名山大川必有所得一菴問何故有  
得曰君有所得君自知之吾不可畀汝也



章楓山語陸儼山曰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有  
爵位者須自量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  
畏之儼山舉以告劉司直劉微晒曰楓山失言孟  
子是藐其勢位楓山則藐其人矣

國學舊有荆公文集板陸儼山爲司成命模印數部  
分遺朝士學錄王玠慶額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  
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安石事業者

何字新至孝養母時積雨不止及輜車局道南若迂

避旣葬廬墓夜有二虎守之後宇新舉鄉貢朱李  
西涯諸名公作廬墓詩陳白沙有直從天地閉三  
冬之句蓋惜其自裸也

叢蘭巡撫淮安冗費汰盡一滑稽生進言曰公尚有  
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下體有袴用以蔽形  
今爲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布帛多矣叢  
良久曰得無難于行乎生曰公之禁令皆此類也  
不便于行者多矣叢乃稍弛厲禁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篆勢燄張甚佐子不肖有別墅三炳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頃刻死矣母恻助霍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錢學士溥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惰者錢譴之對曰病矣問曰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從役傷脊黃第今敗瓦頽垣矣老夫猶疾痛不卽死而役

之不力何敢辭罪錢謝遣之

王文恪修姑蘓志成楊循吉一顧繁栗卽斥去後語  
文恪曰志修于我朝便當以蘓州名志姑蘓吳王  
臺名也可以此名志乎

臨海金貢亨僊居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  
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  
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兩人竟保晚節

文衡山每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口便要

世言親言夫序

罵人亦是一病

謝茂秦素善李于鱗已而有隙謝在京師數于鱗不法事衆默然魏順甫獨前質曰先生見之耶抑聞之人耶謝遽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于鱗之善先生天下莫不聞今以人言而遂信之不明有所聞而不以告于鱗不忠不告于鱗而告士大夫顯者不厚某請改事矣遂拂衣去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于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

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吾謹就試有司盛飾冠服文頃刻就偶風動衣裾文  
采五色爛然有司詬怒欲笞之然奇其文第曰有  
如是才而不自愛是挾狐白裘反衣之耳

馮夢禎館試先一日杜門理舊業屠隆曰足下云  
情太薄欲蚤尋僕西湖之上僕信人也且先至湖  
澹垓子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羅近溪偕鄭昆巖諸同志訪悅心長老悅心遍叩之

善明世前未言  
利在  
日諸公皆可進此道獨不敢許近溪公愕然問故  
日載滿了近溪大服已謂昆巖諸公日此語惟近  
溪公能當對諸公却不敢道諸君皆大服

鄒南臯日朋友有過貴在含蓄而默化之勿得當衆  
攻激反阻其進

錢塘陳師日近時士夫談禪者若雲間陸宗伯澄心  
養靜內境坦夷而平湖之陸雖護持佛教緇流歸  
之人云與陸雲間自別

捷悟

太祖一日欲刑人劉基請何爲太祖語以所夢基  
曰三人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傳之得土得衆  
之象也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比三日海寧果  
以城降上喜悉出所刑人縱之

况鍾謁一執鬪拜下不荅飲揖起云老大監不喜拜  
且長揖

郭德成侍燕既醉免冠謝其頂湯然上笑曰酒風

...



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  
髡之 上默然既醒遂盡削其髮被緇誦佛乃免

永樂間吉安鄉民嘯聚先遣行人賫敕撫諭行月餘  
又遣韓觀統兵繼之至是江西三司奏言嘯聚者  
悉已復業 上語楊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  
觀榮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未到不足褒

文皇內閣七人惟楊榮最少一日晚寧身被圍  
上急召內閣惟榮赴命 上曰爾後進軍解此合

當遣何處兵救之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  
城堅其人習戰發已十日虜且退矣夜半報虜圍  
解 上諭榮曰何料之審也

景帝意欲易儲一日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東  
宮生日也英叩頭云 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帝默然蓋景帝所言者懷愍英所言者 憲廟  
也

成化乙未會試徐文靖公溥主考夢至一所大浸茫

雙印世... 第...  
茫忽一物若電者昂首登岸公以三箭插其上時  
王守溪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爲其應也拆卷果  
第一深以狀頭望之竟爲忌者所抑未知夢之所  
屬後謂守溪曰吾當時所夢插箭盡品字也其一  
品之兆乎後守溪登政府秩一品

正統間虜逼京城徐瑾倡南遷之議內臣皆叱詈之  
乃命人扶出江時宜值于左掖門徐曰吾主南遷  
不合矣江乃昌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

景泰立春日正值 聖節衆議慶賀迎春先後未定  
于肅愍至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  
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徐有貞治河張秋不能成功乃再三求水發源處百  
計塞之莫效闔一僧有道有貞往訊之僧第曰聖  
人無欲有貞悟曰此下殆有龍窟所欲者珠也吾  
能使之去乃鎔鑊汁灌之水始受寒遂成平道蓋  
鑊汁能蝕珠龍愛珠故也

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邊將受勅疏請何府支俸衆歸罪武選鄭厚東楊徐曰鄭主政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初晉旣云右府卽合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商閣老罷職家居成化間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絛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商輒行取到京

正統間官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遺官

南直隸巡撫周恂如辦供時公以議事至京進詣  
塗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奏京  
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回治照數輸納  
以新易舊可謂兩便

程公同知溫州領上官檄檢校鹽塲稱度數日茫無  
緒次有老翁獻計用井字法言訖卽去程卽命畫  
地作井字堆鹽九區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  
考悉定不三日鹽無遺數

荆王嘗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何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後閱觀音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徃視亟命修飾立碑記之

成化間中官黃賜同陸瑜王槩讞獄有兄與人爭第庇之因而致死者法司奏當抵罪黃欲從未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鬪者尚被髮纓冠而注救况其兄乎正在矜疑之例二公無以應

國家常朝諸臣奏事御前當准行考止以是字答之  
成化末年 上病舌澀每答是字不便時鴻臚卿  
施純請以照例二字易之 上大喜遂轉禮待未

義進尚書人目爲兩字尚書

賀欽爲給事中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  
猶龜世卽用我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

英宗復辟頗悟于謙之冤掣毬內苑恭順侯吳瑾撫  
寧伯朱永隨符少頃張軌石亨自外至 上連以



新語  
卷之七  
七  
色杖截地曰好箇于謙好個于謙瑾永出語所親  
曰觀 上意亭等無所逃矣後俱被誅

弘治乙丑崑山顧鼎臣爲狀元尹直家居謂人曰臣  
字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然  
都憲王竑董濟淮安姑蘓一老人傳檄公問汝年幾  
何荅曰四十七公曰我亦四十七已見二毛而汝  
尚壯容何也老人曰相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  
日公慘容曰名言也不久乞致仕

許忠節遙觀察江西語巡撫諸公曰寧府敢于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剪盜則財困困則賄急急則交解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

王守仁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遂歷崑  
險至之其人正熟睡公俟其醒問最上一乘其人  
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公恍然悟  
李淵僉浙臬時城慈溪南半郭居者賄趙文華請廣

之公不可趙乃置酒于城外某山使人射矢及城  
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他  
山射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

世宗建皇史歲于重華殿西貯寶訓及實錄  
御書歲偶誤欲更之張孚敬曰惟天子考文御書  
卽爲綸綽矣勿更

周鑑覆舟江中幸無恙尋遽使嘆曰宦途之險猶  
牛渚馬堂也日行其間安能數徼人幸哉竟致仕

唐樞與諸老會講山中將就寢唐問曰老此時尚有  
事當料理否皆云無之唐曰方今盛寒吾與諸君  
飲酒甚樂從者尚無寢息之所不可不爲理會

蔣之曰宋儒格致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  
之說一新耳目如鱗魚鮮笋肥美爽口盤肴以  
味如嚼冰若久而厭飫依舊用鶩鴨羊豕矣

王槐野曰功名謂之會會者聚也謂聚必有散譬諸  
宮宴賓有三爵輒去者有留連終夜者視主人意

辛言  
共何耳仕宦行藏大槩類此

周思兼曰食淡勝于肥甘食後方見貧賤勝于富貴  
當亦如是

熊神阿過歐陽文忠墓曰恐是醉翁渣滓耳  
神當在環滁林壑間